



自警編卷之七

事君類下

憂國
善處事上下

薦舉
通下情附

用人
使命

憂國

杜正獻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日公今日何以不悅

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

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

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

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皇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第以問趙公安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
矣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
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
一紀綱則涕泣終日不食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

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敢與知哉

富文忠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
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
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
東地界決不可許

唐質肅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
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
官之謫者

呂文靖公薨于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
曰安得憂國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爲無
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
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
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
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徂徠石先生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
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
爲此恠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

必壞

陳述古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
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
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
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
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
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旣亡彙

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
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
以天下爲已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呂中丞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病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
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
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踈盤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
一身之微固不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
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

喻朝廷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疾公所
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
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公亟省之已瞑目
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日日天下
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趙康靖公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
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
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
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
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常置座右以

時省閱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

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公同局范公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輩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

今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薦舉

王文正公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
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爲弄人
未嘗知寇萊公爲樞密使當罷罷使使私公萊爲使
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
公深恨之已而制出除萊公武勝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萊公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
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萊公者萊公曰臣
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
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穆子中允

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以正真宗命至中書閣王
文正然後人知行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
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
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及公以病求罷
入見滋福殿真宗以方以大事托卿而病如
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感感必任陛下
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
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重出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
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閣宰相乃進公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
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
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資方
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
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
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洮梁為邊境患正
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
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
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
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
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
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
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已許臣臣請
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太拜漸與
沂公不叶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杜正獻公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期年而

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口衍以
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
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
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
爲恨也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范文
正公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思若已
出怨將誰歸文正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

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文公文公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遣公旣罷去蘇子容除脩注往謝二府參政趙康靖曰

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孫叅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

荅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文憲公可用文正旣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范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

事

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顯張天祺

等皆爲一時顯人

陳述古曰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庇及其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薦之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

公曰身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
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
我門下耶

范忠宣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
應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
何故雅以人材爲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
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

事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
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

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莫後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
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
亮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

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特節
門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
薦也

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
逸特厚將薦之朝乃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
焚香再拜曰亮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

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王文正
其所薦士也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
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程公頤去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
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
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
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
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
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

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
公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
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
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於海康之禍始

服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文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覃之行則遠于某萬萬矣遂薦覃爲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用人

李文正公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諸子曰大人爲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

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旣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

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文正公爲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公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公力也

王沂公嘗言始叅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入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

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誠服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湏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管軍員闕高烈武王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侯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

附習此卑制之大要也上從之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日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旣告大庭相富公士大

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
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
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
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
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
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
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
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
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

蔭少類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
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
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
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
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
若有所施爲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爲相一無施爲
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勿與
知故也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
曰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

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杜正獻公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

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不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不惟為文辭而併
為富之後日地真
性論也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
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
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
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
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
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
與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
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

向之與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
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
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
卿言是也

蘇公子容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
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
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
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

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
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
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
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日記
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
上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東
坡開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原父上疏論邪臣正臣進
退之以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

願陛下參互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
有直質無派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
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
悟頗留脩等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
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著之於
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
邇密疏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

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榮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嘗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卷三十一

肅。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卹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荅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元後而無適莫公爲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公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文公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

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
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
敵他日將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
之亦無及也

王彥霖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申謝延和太
皇太后諭曰知卿本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
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
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辯

治亂所繫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

者正邪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
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
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
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
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
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欲誤陛下也自古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
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
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

心於此

上方勵精有爲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爲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觀譽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

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其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腴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儉合苟生無所減否不師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害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暗然而衆不測若此

者幸臣也揣摩押國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鈞中主
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
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
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
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
則社稷亡矣此大臣者成政治亂之機而人主之
所當察也

虞公允文感上不以世之過深思所報每日宰相無職
事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日
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

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士九家留
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康寧有元祐盛慶曆之

風

事處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鑠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旣於太行樞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

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吕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

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吕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真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口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

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大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

密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
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
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
之體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
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
澶州寇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
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上
曰顧所畫如何耳毋問其名準曰臣始欲知之先

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
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
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默然準
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
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柰
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
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
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

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朕瓊以其兵先渡又
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
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
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
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
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
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
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
遣使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
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

肯虜以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
州地時上厭兵事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譖準
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
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
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
人馬饑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
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又遺事
曰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
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
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

能捍寒者乎戎遂得和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飲若驚懼不敢辭飲

訖拜別公荅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爲次相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還守東都既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公子容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
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
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
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
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
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
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
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
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
東封甚遠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
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
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
之六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
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
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
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

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九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黷之

北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旣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閣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伏使介還館更相譙

責乃因償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請
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
固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
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公
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朝廷
更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
中外咸謂得體

善處事下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
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
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
盡殺之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
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闢塞城市
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
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
士以所給米與誼諱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年以

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
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
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
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其
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
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
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
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
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
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恆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
始出衆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
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
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
無以爲變

王文忠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
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表爲勝射城中以招貴

近兵討之初申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而
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
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
果出降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
縋城夜遯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
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
黨恟恟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
協名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班使
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
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
之蘇文忠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
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
處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
了得非所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臺
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

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爲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爲不可上曰朕亦如此思之王文正公曰累奉德音

欲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苦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爲樞密副使諸帥遊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爲經畧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

堂下公好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携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

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抹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抹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之可用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

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

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

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劉豫搢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造人收買飛鶴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己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都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

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誼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廼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

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訶譴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明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寇公有異謀呂文靖公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款外聞以恩自歸戒吏不得泄語外卒無知者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擢爲朝官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

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拖之匪于城下漲
不特洩城將賤富民爭出避水東城曰富民若出
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
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
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
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
火傳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于南長
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
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
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

完城以開復請調來歲夫墉築故城爲木岸以虞
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
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
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
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
其財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

則擾太原士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來相繼者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包總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

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前輩嘗言凡事只怕
對待者詳處之謂也

又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旣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使命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

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富文忠公以僞牒事覺必欲得堂吏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文忠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余襄公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

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樞密王公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

吳文肅公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

亦殺其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集賢學士劉公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其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二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吳國來寇。真宗用蘇萊公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驕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後。虜懼。求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言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

公接伴英等入筵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
公曰吾嘗使北初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
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
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
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
築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意何也群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
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者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
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
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
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
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
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
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
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
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
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
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
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
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
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

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有改盟。假此爲詞。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逼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
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媾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本朝長公主出
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
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愛之。卿其遂以誓書來。
公歸。復命再聘。受誓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誓視之。果不傳乃地。

還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還、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若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無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

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溫公曰、錄云、公力爭獻納、二方澶淵、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之役、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

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寇萊
公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無
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
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
戲公赭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
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
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
臣默然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

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
却平嶽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
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
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
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
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大怒曰此事
上面商量已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
公荅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
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
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

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爲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誣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

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衆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爲太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莫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卒忠臣

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斷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荅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開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

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便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冥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強肆爲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

退

權公邦彥爲大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
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顏喜甚恩錫有差
遂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故報
之使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
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洪忠宣公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大碩人拜且泣時
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列行路人不
能仰視公弗子也問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
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偽齊

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
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不遠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
段願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與
生狗鼠間寧其勇鎮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
擁以下執劔夾承之公不爲動旁貴人喟曰此真
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爲照請粘罕怒少霽遂流涕
于冷山流涕猶中國編窠也雲中至山行兩月
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
主盧不滿百皆陳王愔室聚落悟室使誨其父子
或二年木給衣食或夏至衣猶希番課四隸採薪

他山嘗久雪新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
多為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
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欲吞中國
曰孰謂海大我方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公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
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六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
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
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
之名此去蓮在樂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

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
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
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
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